



## 夏到深处是大暑

◎杨慧雯

的，用嘴巴梳理自己光滑、柔顺的羽毛，怡然自乐。蝉永远用高八度的噪音抒发着自己对夏日的深情，尽管只能发出“知了——知了——”这种单调的音符，却也倾尽全力，不眠不休。

傍晚是大暑时节别具风情的存在。母亲的傍晚宁静、安然。菜园里，碧绿、深绿、深紫、浅黄、深红，各色相间，错落有致。丝瓜、苦瓜爬满了藤蔓，辣椒肆意地在绿叶下面疯长，稠密的韭菜开了花，素净、简单，黄豆的叶子硕大，密不透风，茎上挂满了毛茸茸的豆荚，好生可爱。黄瓜的藤蔓已经清理干净，母亲用铁锹把地翻了一遍，一场大雨过后，又用铁把把泥土敲碎，开好垄沟，在头伏天里，种下了几垄萝卜。

我们的傍晚则充满期待。大暑开启了夏季烧烤模式按键，只等太阳下山，在状若华盖的大树下，享受烧烤、火锅、冰镇啤酒、冰淇淋的惬意。红艳肥美的小龙虾，散发着孜然味的羊肉，烧烤得滋滋作响的鱼、鸡翅，令人眼花缭乱，馋涎欲滴。大家围坐在一起，谈笑风生，一天的烦恼与暑热渐渐退却，哪怕夜色已深，五彩生活依旧沸腾似火、有滋有味。

入夜时分，也有着独特的浪漫。落雨星辰，萤火虫闪闪烁烁，你追我赶，散发出点点微光点亮夜空。蟋蟀低吟浅唱，知了伴着蛙鸣，吹开了一朵朵睡莲。坐在荷塘边，双脚浸在水里，暑气全消。月光缱绻，晚风依依，流水脉脉，荷叶轻舞。孤月伴着群星，沉醉了整个盛夏时节。

隔着岁月的珠帘，我和大暑对话，回眸浅笑，盈盈欲语。

钟情的角角落落，公路旁、池塘边，甚至家家户户门前。五颜六色，风姿绰约，粉色的，清新明媚，乳白的，素净淡雅，紫红的，雍容高贵。炽烈的阳光像是它们不离不弃的恋人，热情似火，倾心陪伴。彩蝶绕着花朵盘旋、翩跹，吟唱着一曲动人的夏日恋歌。

午后，是大暑时节最为静谧的时光。一把竹椅，一壶苦丁茶，一本线装书，便能应对盛夏的燥热，若是再有一盘沙凉的西瓜，几个红艳艳的水蜜桃，就更有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意韵了。就像汪曾祺写的：“西瓜以绳络悬于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这样的意境，光是想想，都觉得神清气爽。

鸟儿和蝉是永远不知疲倦的。鸟儿在枝头上啾啾、跳荡，一阵又一阵，叽叽喳喳，追逐嬉戏。偶尔有文静些

夏天已然到了最深处，七月，大暑，夏正浓。这是夏天最热烈、最有风情的节气了。

清晨，空气中就开始氤氲出鲜活与欢畅，暑气与日俱增，晴空万里，远山如黛，云朵悠然。从小暑到大暑，是一种怎样的成长呢，树木说了很多——极盛的绿，高高举过树冠，青翠的新绿已经退场，墨绿色的叶子，如同画师浓墨重彩的渲染，目之所及，绿得深沉、厚重，生机盎然。

向日葵的叶子已经发黄、颓败，明黄的花瓣在阳光直射下，已变成苍劲的深黄，果实更加饱满，整个花盆依旧虔诚地向着太阳，像一位负重的中年妇人，在经历了岁月的打磨之后，更显内敛、丰盈、成熟、饱满。

格桑花开得顽强而热情。这雪域高原的圣洁之花，悄然把家安在它所

## 老井

◎李拴伍

老井，位于村子中心，有十多丈深，什么时间打成的，谁打成的，用了多长时间，没人知道。井和轱辘是最美的搭档，轱辘咯吱咯吱的转动声是汲取井水的音符，老井就这样张弛有度，年复一年运动着，滋养着一茬又一茬的生命，感知着人们前行的足迹。

老井里的水清澈甘冽，永不枯竭。老井从早到晚忙着，人们休息的时候也是老井最为疲倦的时候。唯有夜深人静时，老井才快速地充盈和沉淀着自己。天麻麻亮，老井就被轱辘的吱扭声叫醒了，乡亲们争着挑水，一根扁担两只桶，排队，问候，聊家常，老井处可热闹了。年轻人挑水快急，大小孩挑起水来不稳而晃悠，姿态各异，变化不断，这些仿佛都是乡亲们表演给老井看的一出出戏。父亲每天起得早，常常起床后先要挑几担水，一天好几趟往返于家和井房之间，他这一挑便是一生，挑着岁月，挑来我们的幸福岁月。后来我也加入到了挑水的行列，我们都从老井处艰难地挑起了岁月，晃悠

出了丰盈的人生。

老井旁总是放着一口缸，每天盛着鲜净的井水和舀水的瓢，常常有爷爷奶奶们留心看着。若绞水的乡亲口渴了，就喝上几口，长长舒一口气，挑着担子走了来了；也有地里劳作回来的人，有时等不及回家，就到老井边咕咚咕咚畅饮一通；卖瓜卖菜的，也会来到老井旁，蘸湿毛巾擦擦脸上的汗水，站在井旁的阴凉处，再高声悠扬地喊着叫卖。孩子们玩到口渴难忍，就跑到老井处，喊一声爷爷伯伯，喝几口，然后又风似的玩去了。

老井不仅养育人，还养着一群精灵，乡亲们挑水间隙，燕子、麻雀、小猫、小狗就会伺机而动，很快吮吸着井口旁低洼处洒漏的水，

原来它们就在附近的树上、电线杆上，一直盯着老井处人们的活动，老井对生命的滋养从来不会遗忘这些精灵。

从书中得知家乡是丝绸之路经过站点之一，丝路正好从老井旁穿过，然后一路向北进入千山。老井更拯救过黎民百姓，将自己无私地奉献给需求者，以水之善养育了万千民众，这便是老井的使命。

如今，老井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带走了多少沉淀的岁月，留下了多少辛酸喜庆的故事。老井，于我，于乡亲们有生命养育之恩，这种情感永远珍存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如今，每每想起那口老井，我的心中便有一丝思乡之情，并涌入一股缓缓的温暖。

## 刮板和耙耙

◎王商君

是一对不可分离的组合，经常是一起出现。过去，等人们将麦子碾打好之后，若逢好天，就会在宽阔的麦场里晾晒麦子，这个活在所有夏收工作属于相对轻松一些的活儿，推开麦堆、刮薄麦子，不断搅动麦子，这些活妇女和娃娃也能干，只有在收集麦子扛起麦袋子和运送麦子时才需要男劳力。晾晒麦子有大量的休息时间，麦子晒开了就剩下搅动麦子了，娃娃们专干搅麦这活，搅完麦子，就找几个伙伴在场边阴凉处铺点麦草，要么耍起了象棋，要么打起了扑克，还有极个别的得到家里奖励的几分钱，便去买一袋冰冻果汁，骄傲地在其他娃娃身边嚼得吱吱响，让其他娃娃只有羡慕的份。

等到傍晚，日头和中午相比没有

那么暴烈和燥热，这时候，全家人拿着刮板、耙耙、扫帚、抄斗、麦袋子一起上阵，推的推、扫的扫，不一会一个个麦堆围了起来，再一一装进袋子，用架子车将这些麦袋子转移进屋子里，以防夜里下雨。到了第二日，天气不好就彻底休息，如果继续有烈日照耀，便开始晾晒麦子。

如今虽然有机器收割，但晾晒麦子这项工作仍需要人力来干，因此那些与晾晒粮食相关的农具如刮板、耙耙、抄斗等仍然在，并未像其他很多农具一样彻底消失。

## 喜迎党的二十大 抒写身边新变化

### 征文选登(四)

## 担水

◎陈喜军

我的老家在关中平原北部千山深处，乡亲们把村里的水井叫水泉。水泉位于村子北面一里地的大路中央，深约三米，清澈见底，下面青石铺底，四周青石层叠，外面砌了一个高出地面十来厘米的四方形的青石台。整个水泉就像是青石里掏出的蓝宝石一样，一泓碧水清澈通透，蓝得透彻、纯粹、醉人，夏不干，冬不竭。

晨光熹微，大人们就拿起扁担，“叮叮咣咣”一阵桶钩碰撞铁桶，大人们担着空桶，抽着烟，眯着眼，哼着小曲，从村子的四面八方方向水泉汇聚，农村一日就在扁担铁桶的碰撞中拉开了帷幕。

歇息了一夜的水泉越发活泛精神，水清亮亮的，宛如一面镜子镶嵌在白色丝带般的大路上，贴着大地的心窝，路两边坡地上的庄稼绿油油的，小草小花都挂着晶莹的露珠。伴着鸟语花香，在晨风玉露中，在群山环抱中，水泉如同待字闺中的少女，蓝汪汪的眸子扑闪着灵动清纯，她把甘甜的泉水无私地奉献给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的村民。

早晨的水泉边是热闹的。大人们用扁担钩住水桶，借着重力顺势把空桶灌入水中，“哗哗哗”三晃两晃，双臂用力使劲一提，双手交替往上一拉，一桶泛着波纹、漾着水花的泉水被打了上来。

熟练的老把式，打水过程一气呵成，如同武林高手，举手投足间张力十足，尽显秦人的粗犷威猛。而对一些小媳妇或半大小子来说，这活还是个技术活，把空桶往下一淹，把握不好力度方向，水桶就和扁担分家了，漂在水面还好说，要是水桶耍个滑头，脱钩后咚咚咚地冒着气泡沉入泉底，静静地躺在水下享一阵清福，给你带来个小罢工，定会惹得担水村民的哂笑：咋没把你给跌进去？

盛满水，大人们手往扁担上一搭，马步下沉、弓腰起身、迈步前行，随着脚步行进，扁担咯吱咯吱，水桶忽闪忽闪，桶中的水

抖起阵阵涟漪，泛起一朵朵顽皮的水花，水泉通往村里的土路上留下一条断断续续的水痕。

水是生命之源，它永远排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前。一天的洗漱、吃喝、洗菜、洗衣、喂猪，哪样也离不开水。因此，在那个年月，担水成了村里人家每日雷打不动的“必修课”，有事没事，都要先把瓮里水担满，然后才能放心地安排一日劳作。

吃水容易担水难，雨雪天担水更难。冬天风吹在脸上像刀割，路上青冰溜滑，肩上有担子，走路来得小心翼翼。尤其是我家门前不远处三十多米的陡坡——杏树坡，更为艰难。下坡时，担着两桶水，身子用力往后倾，脚趾扒紧鞋，使劲蹭着地面，慢慢地一步步往下挪，边走边用脚后跟“刹车”，水桶一上一下，前后晃悠，步步惊心，老把式也不敢马虎，弄不好就“咣”的一声人仰桶翻，前功尽弃。幼小的我时常隔着窗户胆战心惊地看着妈妈艰难地担水下坡，踉踉跄跄晃悠悠。现在每每看矿泉水广告：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母亲和乡亲们担水下坡的情景便会浮现在我眼前。

下雨天则不用担水。房屋上的瓦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直接把桶放在房檐下，房檐水像一串串珍珠，似一道水帘呈现在眼前，滴滴答答就滴进桶里。

时光是根扁担，挑着过去和未来。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村里建设面貌一新，乡村道路硬化到家门口和田间地头；电早已通到村子里，村民们告别了昏暗的煤油灯；昔日的泉水旁修建起饮水示范工程，泉水的水被抽进蓄水池，清冽的泉水通过地下管道源源不断地送到本村和附近其他几个村子的村民家中，家家都通上了自来水。村民们早已告别担水和吃房檐水的日子，昔日的扁担也不知去了哪儿，但那甘甜的泉水一直滋润着我的心田。

## 雨鞋的故事

◎倪巧娟

前几天回家，车子行驶在那条熟悉的柏油路上，路两旁全是五颜六色的小花儿，这才真的是一条开满鲜花的大路呀！自从国家实行新农村建设改造以来，我们的生存环境真的有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变化。车进村子，可见高大明亮、整齐划一的砖瓦房，整齐平坦、干净整洁的道路，家家房前屋后盛开五颜六色的小花儿，再也无法让人把此情此景与“落后”这个词联系起来。

有句老话：“要致富，先修路。”是啊，如今农村的道路通畅了，看着眼前的这条路，我感慨万千，它承载着我们的记忆，见证着时代的变化，让我不由得想起它以前的模样。

上世纪90年代，我上小学。村子里正值奶牛养殖的兴盛时期，家家户户的牛圈里都拴着几头牛。这条路是村子里的主路，村民每天拉着牛挤奶都要经过这条路，上千双脚和车轮从它上面走过。那时村里的这条主干道是土路，虽说路面难免坑坑洼洼，晴天还好，大不了染一身尘土，回家拍几下倒也看得过去。若是碰上下雨天，可就不好走了，尤其是连阴雨，一两天下来，土路泥泞不说，路面还很湿滑，时不时有调皮的小孩儿滑倒，被

拉起时就成了一个泥猴，引得路人哈哈大笑。遇上这种时候，必须要穿雨鞋，最好是高筒的雨鞋才可以让你的裤子保持干净。小时候的我特别不喜欢下雨天，因为我不喜欢穿雨鞋，总觉得它不轻便、不美观，可对这泥泞的路面又毫无办法，总是不情不愿地穿着。

后来，我离开家乡去城里上学了。城市里可真好，到处都是平坦干净的柏油路，即便是下雨，也完全不用再穿雨鞋，这可真是太好了！放假回家，我惊喜地发现，村子里的这条主路竟然也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面，只是通往各家的那些门前的小路依然是土路。记得有次回家，不巧赶上下雨天，我一路顺利地走完了村里的那条主路，可看着眼前这条通往家里的小路却依然是泥泞不堪，我瞅瞅自己脚上干净的运动鞋，实在不忍心一脚踩进泥里面去。最后还是妈妈从家里给我拿了雨鞋让我换上，我才进了家门。

再后来，村里的那条主干道再次加宽，并且成了漂亮的柏油路。政府为了打通“最后一公里”，通往各家的小路也硬化成了水泥路。我不喜欢的雨鞋终于完成了它的使命！

## 周秦风

在夏收时节后期晾晒麦子、谷子、油菜籽等谷物时，刮板和耙耙的作用很大。刮板是一块较硬的木头，正中间安装一根结实耐用的木棍，将要晾晒的粮食在晒场里推散开并均匀刮薄，在收这些粮食时，刮板可以迅速将粮食推集成堆。

耙耙是不大厚的木板，横断面上均匀镂空并装上耙齿，正中间也装一根结实、打磨光滑的木棍，用棍子拉着耙耙在摊薄后的粮食上划出整齐的沟沟，晾晒一会再换着方向划出沟沟，经过不断地刮和拉，便于晾晒的粮食每一粒都能够充分接触到阳光的照射，从而保证粮食的整体干透。关于耙耙，关中还有这样的谚语：男人就是个耙耙，女人就是个匣匣。不怕耙耙没齿齿，就怕匣匣没底子。这谚语阐明了一个简单的生活道理：两口子过日子，男人家要能挣，女人家要做到计划开支，这样日子才能过好。

在晾晒粮食的时候，刮板和耙耙